

正信錄

余覺



羅兩峯居士正信錄發刊序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當作佛。以故佛視一切衆生皆是佛。愍其背覺合塵。輪迴六道。經塵點劫。莫由出離。于是隨機施教。對證發藥。種種方便。爲之化導。以冀彼背塵合覺。返妄歸真。消除本無之惑業。圓證本有之佛性。而後已。衆生視佛皆是衆生。以故聞佛之言。見佛之行。不卽信受。謂爲幻妄不實。蠱惑愚俗者有之。謂爲棄倫理害正道者有之。謂爲愈近理大亂真者有之。然佛固不以此而棄捨也。只可待時節。因緣成熟。以行度脫耳。多有始以不知而妄闢。繼以深知而力修。後以真修而悟證。由是了生脫死。超凡入聖。廣垂言教。啓牖後人。以其了知佛之立法。圓該世出世間一切善法。不獨不悖世法。而復大有益于世法。論修持則毫善弗遺。而一心無住。譚諦理則一塵不立。而萬德圓彰。以故具超格之知見。有特別之志向者。無不歸心而崇奉之。以期其已立立人。自利利他焉。亦有剽竊佛經要義。以宏儒宗。反加以極酷烈之闢駁。以關閉天下後世之人不入佛法。其本意不過以門牆見重。恐其不加關閉。

則羣趨于佛。儒門因之冷落。不知眞上根人。決不受關。而中下之士。由彼破斥因果報應。生死輪迴。謂爲佛以此爲誘惑愚俗之據。凡佛令人改過遷善。以及了生脫死等法。彼則斥爲自私自利。以有所爲而爲善。卽是惡。必期于無所爲而爲善。大悖聖賢克己寡過。下學上達之旨。及易書趨吉避凶。惠吉逆凶之道。徒以盡誼盡分誠意正心。爲淑世善俗之術。于所以令人不得不盡誼盡分誠意正心之根本。完全廢棄。以聖人分上之事。責凡夫以實行。故致善無以勸。惡無以懲。及至歐風東漸。則廢經廢倫之種種惡劇。通皆演出。其禍根正在破斥因果報應。生死輪迴。及有所爲而爲善。卽是惡。與自利利他了生脫死。斥之爲自私自利之偷心之所致也。于是有心世道之人。羣思挽救之法。適有以羅兩峯所著之正信錄見贈。閱之心懷爲暢。居士乘願再來。以大通無礙之眼光。凡世俗所疑之事。如天堂地獄。人畜輪迴。前身後身等。一一據經引史。證明其事。而道學淵源。名人至論。以及各種修持。與夫仗佛慈力。橫超三界之法。悉皆詳示。所以使人知其門徑。有所依憑。俾拘墟者得見天日。令孤露

者歸本家鄉。其爲利益莫能名焉。乃爲校正字句。擬排板。先印一萬本。以爲提倡。以後任諸慈善家。屢屢續印。庶可徧布全國。吾友體範大師。願任印資。潮州郭輔庭居士。欲精刻木板。祈余校其底本。并爲作序。以期廣傳。足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好善之心。誰不如我。于一時中。排刻並行。可爲今日一大幸事。願見聞者。由兩峯所說。深信佛言。以五戒十善六度萬行。隨分隨力。于日用倫常中修之。則生入聖賢之域。沒登極樂之邦。庶不負本具之眞如佛性。與如來大慈普度。兩峯曲爲倡導之一番婆心也。民國二十年辛未季春。古莘常慚愧僧釋印光謹撰。

因果者。世出世間聖人。平治天下。度脫衆生之大權也。忌者謂爲佛以因果報應。生死輪迴。恫嚇愚夫。誑騙流俗耳。豈眞有其事哉。不知衆生墮三途。如來證一乘。皆不出因果之外。故法華經曰。如是因。如是果。如是本末究竟等。因果經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然則佛固注重

因果。儒者何嘗不注重因果耶。其有廢因果而別談心性者。皆著空之偏見。欺心之妄說也。故夢東云。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于因果。深信因果者。終必大明乎心性。此理勢所必然也。誠爲至論。清羅兩峯居士。本儒佛大同之旨。述正信錄。凡一切世界。成住壞空。天堂地獄。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等。世人疑爲佛之妄誕。謂儒本無是言者。一一援經據史。引以證明。使人無由置辯。凡宋儒理學淵源。性理諸說。亦各各指其師承。源源本本。無不由于禪學。根據確鑿。尤令人莫能隱諱。末後結歸佛學。注重念佛。求生淨土之法。佐之以戒殺放生。俾行人知所宗趣。當生必得真實受用。其有裨于世道人心。殊非淺尠。而對今之歐風東漸。競尙物質文明。廢經廢倫。破斥因果。推翻道德。人心陷溺已極之世界。尤爲當頭棒喝。頂門一鍼。不慧雖自知學識謏劣。人微言輕。不足啓人信向。因奉命校對。見其具有挽救世道。輔翼佛法之功能。乃自忘固陋。聊書所見如此。

民國二十年端午後四日淨業學人德森謹序

正信錄序

學道以信爲基。信者三賢之首。萬行之先。一切法之根本。李長者云。一切諸佛。從此信生。故法界乘中。以根本智爲信心。隨信心中。理智現前。以信因契諸佛果法。分毫不謬。方成信心。是以雜華首楞。開顯五位。必由十信。而後洊歷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以成佛果。若無十信。則十地不成。十信之初心。無十地之佛果。亦不可以謂之圓信。學人欲與法流水接。當以觀慧入於中道。研窮八識。自然流入薩婆若海。心精忽現。圓妙開敷。然後謂之妙信常住。卽聖人之教。亦以篤信爲善道之本。故曰。民無信不立也。羅先生兩峯。通魯典竺墳之學。以正見入正信。勤修淨業。洗心定泉。是明於第一義諦。而欲轉識成智者。又復廣摭內外典錄。爲一書。融會儒釋之言。化我執而破邪見。以文字般若。證明洙泗之道。其功甚鉅矣。夫世智辨聰之流。偶讀得原道本論一二篇。先入爲主。而一己之身心性命。茫然未嘗理會。好爲諍論。求勝於口舌筆札間。其所爲儒。因地不真。亦非真爲闡提者也。至於剽竊教乘。潤色詩文。冀幸福田。

貪著名相。或借之以驚世駭俗。自標奇特。舉不可以稱難。信能信也。試讀是編而起大疑。始可以入信。疑之不能信。更何論乎。信必加之以願。願必輔之以行。行願並深。信力乃固。如是學儒。方爲真儒。如是學釋。方爲真釋。道一而已。並行不悖。學人先自審其趨向。而用力於格致誠正之道。則入此信心不遠矣。德園居士潘庭筠撰。

此錄通儒釋之分。又歸諸淨土。以砭宗門之空談玄悟。使修行人知有入手。可謂深切著明。蓋吾儒謹於視聽言動之非禮。至於克伐怨欲之不行。歸於意必固我之俱無。合於喜怒哀樂之未發。此卽攝心爲戒。因戒生定之法也。惟性與天道爲夫子所罕言。學者不得而聞。而從心不踰之妙。亦未詳切示之。故世疑忽然超越。大徹大悟。或爲吾儒未及。不知儒者言性。卽覺性澄圓也。言誠卽真心。卽實理也。言仁卽大慈悲也。存心養性。至於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與十方圓明。獲二殊勝相等。然朱子釋格物致知。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又釋曾子一貫。謂真積力久。將有所得。蓋資稟有清濁。工夫有久暫。其間時節因緣。未可俱令其一薦直。

入耳。法門如八萬四千毛孔。皆可還原。楞嚴之圓通。維摩之不二。諸祖之話頭。皆是也。如來謂彼等修行。實無優劣。其後李延平令人觀未發時氣象。二程子半日靜坐。至門外雪深三尺。亦示人以法門也。然此方之當機。及古佛之發願。不無差別。故文殊特揀耳根第一。而大勢至之淨土次之。都攝六根。淨念相繼。與一歸何處。有句無句。其爲攝心窮識。同一作用而已。然三十年流水不聞聲起。悟者絕少。而樂邦安養。世多有之。以此爲歸宿。宜矣。兩峯居士。貫通內外典。是以援據浩博。剖析精嚴。可釋吾儒之疑。而有志於釋教者。亦得其門而入。不惑於空談玄悟。蓋渡海之津航也。時余將隨法駕詣五臺菩薩頂。瞻禮文殊師利。故喜而序之。乾隆壬子仲春望日。定香居士王昶。書於京邸之聞思精舍。

世常謂文人晚年多溺於佛。豈其然哉。杜子美詠懷云。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偃佺。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夫必其實有前愆之可塞。而乃實有妙教之得聞也。東坡嘗爲正信和尚作塔銘。予未見其石本。而予嘗於東莞資福禪院。見坡公所爲銘者。曰

古之真人以心爲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如佛所言。皆真實語。無可疑者。故曰此身性海一浮漚。心精妙明含九州。蓋此義徧滿具足。拈起卽是。而要皆以實信爲歸也。羅子兩峯博學通識。以詩文翰墨馳騁藝苑者四十年矣。而其詣力所在。獨持正定於三藏六部之指趣。洞見其所以然。故嘗舉其所得於古人語言文字外者。以平實得疏通。以淺顯得印證。以援據得指歸。無語錄之幽深。而有詮解之微妙。積成上下二卷。題曰正信錄。吾友王子述庵既爲序之。而余尤以爲儒釋之界域不必畫分。亦不必有意斡旋。致啓文義紛爭之漸也。嘗謂至實之義卽是至虛。故曰無實無虛。此則杜公所謂塞前窓。而坡公所以銘正信者也。又奚序錄之有哉。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冬十二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序。

初祖西來不立文字。自南嶽青原以下。語多棒喝。話似瘋顛。此乃度人不得已之苦心。皆不失西來大旨。逮宋元間。禪衲居士。老婆舌說口頭禪。公案紛紜。本來日昧。蓮池大師別開方便之門。曲盡錘鑪之妙。念彼彌陀。往生淨土。夫往生之因。生於一念。

之誠。念念相續。而蓮華芬馥。此卽吾儒所謂誠則明。吾兩峯居士出儒入佛。悟證人天。作正信錄。窮諸妄想。究論萬緣。以蓮界之思爲歸宿。之所以經傳之文爲近取之譬。嗟乎。至道無歧。同歸於一。生分別心者。其居士之罪人乎。言如寶筏。度已度人。身作箴型。信人信我。具此阿閼鞞。以我之信。求人之信。如水合乳。如磁引鐵。則是書之有補於二氏。厥功甚偉。當與法藏碎金錄。同生天壤。歡喜讚歎而爲之敘。辟支迦羅居士江藩書。

性命之理。吾儒罕言之。以其信者少也。我佛極言之。以其不信者多也。故憨山大師曰。我信人。不信。非不信也。不及信也。人信我。不信。非不信也。不足信也。人信信言。我信信心。言果心會。無不信矣。儒也佛也。同此性也。一而二也。二而一也。我信矣。猶有不我信者。我亦信之矣。不我信矣。縱有強言信者。心終不信矣。故自信敦誠。人信易欺。誠者日精。欺者日淪。智照識惑。惑起千差。照存獨立。致道者以照照惑。貴智不貴識。近予從事於心性之學。採輯經藏中與儒書融會於心之言。彙成是書。名曰正信。

錄。儒釋之道。正不當以世智辨聰起分別執也。是爲序。乾隆五十六年。歲在辛亥。衣雲道人羅聘書於京師琉璃廠之僧舍。

羅兩峯先生事略

出昭文蔣寶齡墨林今話

江都羅山人。聘字遯夫。號兩峯。學問淹雅。工詩善畫。少時。值馬嶰谷兄弟開設壇坵。海內文士。半在維揚。山人執贄從金壽門游。所學益精。已而徧走楚越齊豫燕趙之地。三至都下。所主皆當代鉅公。野服蕭然。跌宕詩酒。或醉後作畫。尤覺神采。山人夙耽禪悅。嘗夢入招提。曰花之寺。髣髴前身。卽其中主僧。遂自號花之寺僧。精修白業。多寫佛相。莊嚴清淨。宛然面壁宗風。年六十餘。在都貧不能歸。時賓谷先生轉運揚州。寄資斧。俾其子迎還。未一載卒。所著有香葉草堂集。覃溪學士穀人祭酒序之。兩峯畫人物山水。花草梅竹。無不臻妙。尤著名者。則在鬼趣圖。鹿城王椒翁嘗語余云。山人生有異稟。雙睛碧色。白晝能覩鬼魅。後頗自厭惡。乃以法禱之。不復見矣。其生平所作。不止一本。錢竹汀宮詹題。引龔聖予之言曰。人以畫鬼爲戲筆。是大不然。此

乃書家之草聖也。豈有不善真書而作草書者。山人雖好奇。其筆墨足以形容之。又豈凡工所能及哉。蔣心餘太史贈詩有云。兩峯嶽嵒人。資稟軼流輩。展足裂地維。放手破天械。碧眼燃溫犀。萬鬼失狡獪。神光掣瞳人。下透轉輪界。謂此圖也。兩峯所居在天寧門內彌陀巷。額其堂曰朱草詩林。配方夫人婉儀。號白蓮居士。受詩於沈學士。亦善寫梅竹蘭石。兩峯稱其有出塵想。居士生日偶作云。冰簟疏簾小閣明。池邊風景最關情。淤泥不染青青水。我與荷花同日生。早卒。著有學陸集。暨白蓮半格詩。子允紹。字介人。允纘。字練塘。一字小峯。女某。俱善畫。心餘詩所云。一家仙人古眷屬。墨池畫棧相扶持。隱士之樂。無過於此。居士山水不苟作。平望張看雲徵君藏其夫婦合畫一冊。中有涉江采芙蓉圖。澹冶清妙。乃出居士手。所用小印曰兩峯之妻。此看雲同里趙君靜齋爲余言之。惜是冊已鬻他所。不可見矣。

正信錄卷首

序 發刊序
翁序

潘序
江序

王序
自序

羅兩峯先生事略

目錄

卷上目錄

卷下目錄

世界

鬼神

儒釋同源

惡道不可墮

成住壞空

鬼

宋儒多從禪學中來知行

山河大地

怪

性理之說本自壽涯懺悔

天堂

魔

東林二禪師

回向

天宮

人身難得

原道

看話頭

地獄

前身

名言

持呪

閻王

後身

儒書佛法同旨

念佛

輪迴

佛法是平常心

戒殺放生

轉畜

人心本有內典

正信錄卷上

清江都兩峯羅聘撰

世界

經中刹塵二字。以一塵爲一刹也。刹之多有如其塵。故曰刹塵。前明王霽宇云。天地間道理。本是如此。蓋虛空既爲無盡。是誠所謂大而又大者。若以自朝至暮。一日月經行之地。盡此虛空。是虛空亦渺乎小矣。何以云虛空無盡。不知一日月經行之天地。爲一世界。此一世界。積至千爲小千。積千小千。爲中千。積千中千。爲大千。總名曰三千大千。是爲一佛刹。將此佛刹。碎爲微塵。凡一塵一世界。是爲塵刹。此塵塵刹刹世界。各各星羅碁置於太空。各各有眷屬相配。極整齊。極莊嚴者也。故曰華藏莊嚴世界海。馮具區。管東溟。屠赤水。製有華藏莊嚴世界海圖。流行海內。據圖詳玩。我輩七尺。不但太倉稊米。乃纖塵之纖塵。然能纖塵我形體。不能纖塵我性體。華藏莊嚴世界海。在我性靈。又不啻纖塵。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人其無自小哉。

成住壞空

凡人立論皆用情識。程夫子爲理學至儒。何故只說有成壞無住空。蓋猶是情識之見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知乎晝兼知乎夜。知乎夜兼知乎晝。此則盡天地之閉塞開闢。并未來際而知之。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且就康節先生所說約略言之。朱夫子曰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朱語止因思之一日十二時。向暗者六。子丑寅酉戌亥是也。向明者六。卯辰巳午未申是也。疊相推盪。周流不已。積成日。是此千支積成歲。亦此千支積成元。會運世亦此千支。三十年爲世。三百六十年爲運。一萬八百年爲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元。以一會言。初爲子會。再爲丑會。子丑寅卯十二俱歷完。是爲一元。子會以前天地晦冥。至此則天開於子。輕清者上浮。日月星辰布列。歷一萬八百年。子會終則交丑會。乃地關於丑。重濁者下沈。山河大地俱有。丑會終則交寅會。是爲人生於寅。人雖生不過牛首蛇尾之類。茹毛飲血之流。此會盡則爲卯。爲辰。亦是每一字管一萬八百年。至巳會則人物繁盛。大明中天。堯

舜正在此會。又閱至午會。自夏商周以來。直至於今。皆屬午會。由午而未。由未而至申酉戌。一元之運逮衰。萬物之機當息。至亥會。天地鎔液。化爲渾沌。杳兮冥兮。所謂一元既終也。終則必始。如環無端。元生貞下。復轉剝終。依舊再造天地。數豈有盡哉。十二字。凡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酉爲戌爲亥爲子爲丑爲寅。謂爲夜可也。猶夫一日中。酉戌亥子丑寅爲夜也。爲卯爲辰爲巳爲午爲未爲申。謂爲晝可也。猶夫一日中。卯辰巳午未申爲晝也。諸佛在三界外。居常寂光土。眼看元會流轉。如指諸掌。既閱歷午未紛紛擾擾。又閱歷申酉。見天地人物消隕。又閱歷戌亥。見寂杳者若干時。彼建立者成也。寧定者住也。消隕者壞也。寂杳者空也。是造化已將成住壞空四字。明明平鋪勻列。各若干年。而何以收其二。棄其二也。只因程子生在午運中。文明昌盛。但見生趣濃厚。不見名相杳冥。故如是立論也歟。程子說壞。亦是不得已而爲言。彼原見得世界只有此成。又以理裁決。知成必有壞。故以成壞二字結之。烏知住與空哉。既不知佛慧。又不信佛言。其不知住與空也固宜。雖然此就邵子皇極經世圖。

立論其實成住壞空。又不如是說。

山河大地

一切山河大地。爲其有形質也。形質謂之生。凡生皆有死。惟此性靈者。不受生死累。舊云。最不堅牢的是四大身軀。四大地水火風也。山河大地亦是四大和合。總不堅牢。對性靈視之。更不堅牢。在俗情視爲堅固法身。在道眼視爲幻妄虛體。以凡理論。江彬將謀不軌。則牛首震吼。憲宗將易太子。則泰山震驚。周王治世。則海不揚波。世宗御宇。則河清三日。甚至射潮潮退。鞭山山移。長城可以哭而倒。流水可以喝而分。凡此皆爲我意想堅凝所提挈耳。豈得如眞常之性體。歷萬千劫不壞。金剛不足喻其堅。舍利不足方其固。誠哉堅固法身。若夫山河大地。正未也。金沙太史王損庵曰。天下之有形者。未有不從緣而生者也。形莫著於地。亦莫堅於地。且以地言之。其成也。微塵聚焉。其住也。大氣舉焉。非緣生而何。緣生則無自性。故幻術者能使縮。上失政能使震。神通之人能變爲黃金。而滄海桑田之變遷。且人人能言之。有性者不應。

如是。以無性故緣生。以緣生故無性。

至堅者山。若具千萬年之體。不知皆可崩。非幻妄而何。至堅者地。若似乎巍巍。不動之體。不知皆可震撼。皆可陷溺。非幻妄而何。大凡物可以動而毀。大地可以震而陷。亦足以徵幻妄矣。識者謂係緣生。謂無自性。旨哉言乎。

天堂

天堂第一層名四王天。第二層名忉利天。第三層名焰摩天。第四層名兜率天。第五層名化樂天。第六層名他化自在天。第七層名梵衆天。第八層名梵輔天。第九層名大梵天。第十層名少光天。第十一層名無量光天。第十二層名光音天。第十三層名少淨天。第十四層名無量淨天。第十五層名徧淨天。第十六層名福生天。第十七層名福愛天。第十八層名廣果天。第十九層名無想天。第二十層名無煩天。第二十一層名無熱天。第二十二層名善見天。第二十三層名善現天。第二十四層名色究竟天。第二十五層名空無邊處天。第二十六層名識無邊處天。第二十七層名無所有

處天第二十八層名非想非非想處天。自四王天至他化自在天名欲界。自梵衆天至色究竟天名色界。自空無邊處天至非想非非想處天名無色界。總名三界。自梵衆天至大梵天。凡三天爲初禪天。自少光天至光音天。凡三天爲二禪天。自少淨天至徧淨天。凡三天爲三禪天。自福生天至色究竟天。凡九天爲四禪天。教中每言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等天。皆指此。以忉利天言之。臺榭庭閣。水沼花林。雜色珍奇。最勝可觀。又有衆鳥和鳴。又有天人常奏天樂。天衆於此觀東忘西。觀西忘東。思衣衣來。思食食至。受勝妙樂。皆是福業所感。一一自然化生。不假人辦。五通自在。五欲具足。人皆化生。壽凡一千歲。以人間百年爲此天一晝夜。餒摩天則二千歲。以人間三百年爲一晝夜。諸天壽命皆就此數增加而多。其樂亦勝。雖然天福壽盡。隨業輪迴。故曰三界如同牢獄。又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佛所以惓惓不教人生此者。良以此地實不美也。

天宮快樂極矣。爲宮爲殿。爲臺爲榭。爲沼爲池。爲欄爲楯。豈同人力所成。天然之妙。一氣呵成。神輸鬼運。算思莫測。凡假琢削於班輸者。雖極雕鏤。止謂人巧。不若天工。以天工不借雕琢也。豈真宰元樞。靈元妙氣。如帝天之密構。而乃索棟梁於鄧林。求鑿築於春插。殆不知真宰元樞。靈元妙氣之作用也已。或曰。隋書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於民。天上構新室以待之。制極宏麗。無何而彥之卒。隋史謂之構。得無猶煩造作。曰自無而造有。均謂之構。有勉然之構。有天然之構。不可同日語。

按歸西紀實。有明海王別駕季和。名字春之弟。字熙。生平渴慕天宮。所作善事。多回向於此。病將終時。果來迎往天界。季和深於佛法。知其不美。令持名生淨土。果轉而生淨土。俱確有明徵。

地獄

隋史云。趙文昌至冥。見秦將白起。披髮居大糞坑受苦。梁史云。西河劉薩何暴亡。心下猶暖。其家未卽收殮。經十日更甦。云十八地獄。隨報輕重。受諸苦楚。又公安會元

袁玉蟠宗道云。親經鬲子地獄而返。又義興學憲曹安祖應秋云。伯兄病篤。親經血海而還。所見境界。不可說不可說。故善星比丘生陷地獄。琉璃大王活入泥犁。易所謂坎坎者陷也。其義極微。地獄之義。非陷之義耶。

按南洲地下地獄第一重名等活獄。壽長五百歲。每一晝夜。比人間一萬六千二百俱胝年。俱胝。此地云千萬。第二重名黑繩獄。壽命一千歲。每一晝夜。比人間三萬二千四百俱胝年。第三重名衆合獄。壽二千歲。每一晝夜。比人間六萬四千八百俱胝年。第四重名叫號獄。第五重名大叫號獄。第六重名炎熱獄。第七重名極熱獄。第八重名無閒獄。第四重獄。至第八重獄。其壽命與第三重同。加倍增下。苦報盡。方始得出。獄之高廣。以由旬計。等活。至無閒獄。凡八重。爲根本大獄。每一大獄有四門。每門外一一有四游增小獄。游增者爲有情。游彼其苦增故。以一重言之。各有十六游增小獄。十六者。一黑砂。二沸屎。三鐵釘。四焦渴。五饑餓。六銅鑊。七多鑊。八石磨。九膿血。十星火。十一灰河。十二鐵丸。十三斧斤。十四豺狼。十五劍樹。十六寒冰。諸

苦受盡。然後命終。是爲十六游增。重重皆有是十六游增。以第一重等活獄言。罪人手生鐵爪。遞相瞋忿。相撾肉墮。又手執刀劍。遞相斬割。身碎已死。冷風吹活。或獄卒喝生。罪人自想。我今已活。故名活。又名活。久受苦已。出想地獄。慙惶馳走。至黑砂。至沸屎。乃至十六寒冰。然後命終。以第二重黑繩獄言。以黑鐵繩。絀直罪人。鐵斧砍碎。又絀鋸之。或風吹鐵繩。歷絡其身。皮骨焦爛。苦毒萬端。久受苦已。出黑繩。馳走十六游增。然後命終。以第三重衆合獄言。或兩山合壓。骨肉糜碎。或鐵象踢身。或鐵杵搗。大石壓。膿血流地。衆苦并至。久受苦已。出衆合獄。次第至小游增。然後命終。以第八重言。往返鐵城。大火交射。萬毒併至。凡所遇者。皆惡食。惡聲。惡臭。惡觸。無彈指頃歇。故名無閒。久受苦已。次第至小游增。然後命終。此獄周一萬八千里。牆高一千里。悉是鐵爲。上火徹下。下火徹上。鐵蛇鐵狗。吐火馳逐。獄牆之上。獄中有牀。徧滿萬里。一人受罪。自見其身。徧臥滿牀。千萬人受罪。各各自見身滿牀上。衆業所感。獲如是報。泥犂。卽獄。阿鼻。卽無閒。其邊地獄名。

八寒地獄。一類浮陀。二尼賴浮陀。三阿吒吒。四阿波波。五嘔喉喉。六鬱波羅。七波頭摩。八摩訶波頭摩。阿波波者。獄中冷氣逼人衆口。止聞阿波波聲。卽以名獄。波頭摩。卽紅蓮花也。罪人冷凍不堪。頭裂如紅蓮花。故以名獄。摩訶波頭摩。卽大紅蓮花。四大部洲地獄。按南洲有正有邊。東西二洲有邊無正。北洲正邊俱無。正獄在南洲地下。邊者在地上。鐵圍山間。三洲人造罪。皆來南洲正獄。及西邊獄中。受其苦報。此皆詳教乘法數。

閻王

人稱地獄十王。人烏乎知。惟載在書籍。始知之。至漢明帝。金人入夢。而佛法至。朱夫子云。佛法未入。未嘗有死而復生者。不知佛法未入。何嘗無死而復生者。史記云。秦穆公死去。七日甦。趙簡子死去。三日寤。寤時俱云。我之帝所甚樂。想二公應再壽再貴。故得往帝所。未可知。否則墮沈冥中。如高山輓石。如銅丸走坂。焉望來告哉。惟自漢歷唐。歷宋。歷明。事事漸就澆漓。亦事事漸趨漸備。聞見廣。變故多。經歷久。試驗深。

正史已大書韓擒虎爲冥王。其他史如寇準、蔡襄、韓琦、范仲淹。以至前朝海瑞、鄭曉、蔡完、林浚、徐昌穀、趙用賢、蔣燾，俱爲冥王。俱歷歷有據。若夫蔣燾爲王，則雲間太史、陸子淵死時自記者也。趙用賢爲王，則蓮池大師親爲筆記者也。蓮池大師云：少宰趙公定宇，與雲南巡撫陳毓臺同年。公以萬曆丙申三月望日捐館時，毓臺在任。因內人病，扶乩請神，神判以死。因懇乞救援，神云：五殿閻君方新任，其人剛正，不可以私干，無以爲也。問新任何人，曰：常熟趙某耳。俄而訃至，則任期與訃期脗合。陳大驚異。見蓮池筆記管東溟曰：張浩，字義卿，虞庠博學好誼之名衿也。生前信余甚篤，垂沒三日間，能歷歷道前生事。在晉爲某，在宋爲某，在明兩爲邊將，今爲冥府五殿閻王。趙公署爲記室，表帝，帝允秩正四品。閻君待以僚屬之間。趙公卽余同榜友，吏部左侍郎定宇，諱用賢者也。事見雲南撫院陳毓臺奠章中。見管見酬杏續錄嘉靖中陸詹事深死三日而甦，語其子楫曰：取筆記我語，我病漸時，不見若輩，覺身坐廳事，有黃衣二人跪於庭云：奉王命召公。余方用置對，忽身上，與黃衣前導，隨者數十人，余心甚駭。

輿行如飛。至一城。黃衣請曰。當去輿從步。頃刻間。已失輿。兩人扶而走。足不著地。至一城。黃衣又請曰。請改服。不覺已易衣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樓櫓皆如京都制。可十餘里。至闕。闕門數重。大殿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黃衣先入。喝曰。奉命追松江陸深已到。王起坐曰。入之。余從東階廡下北面立。王南面呼余曰。子淵。識我否。余曰。殿下莫非當年蔣燾耶。蓋余爲諸生時相習耳。從者呵之曰。柰何犯我王諱。王曰。此我故人。無迫之。王曰。子淵。爾官居一品。壽應八十。以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壽減一紀。是年余方六十八歲。聞是語。駭然曰。深得毋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是。因命吏取詹事簿籍來。須臾持簿至。余閱之。見生平所言所行。無一不記。其末以朱書總核其罪。余因丐王幸念夙昔。使得畢其壽命。王曰。此非寡人所得專也。主在帝。寡人爲故人受罪。姑假以兩旬。俾治後事。其無爲子孫計。命黃衣送之。已出門。復呼入曰。若茲來也。於地獄無覩。何以警傳世人。黃衣導觀諸獄。景象甚慘。目不忍視。狼狽而走。出城。從高原上行。久之。甚昏黑。忽見一燈微明。既近。則其屍臥於牀。心惡。

之黃衣推之使附。乃甦。又兩旬。黃衣復至。詹事遂長往矣。閣學朱平漢曰。蔣熹字仰仁。武功伯徐有貞之甥。係長洲諸生。見朱平漢小品中由此觀之。不足以徵閻王之鑿鑿哉。

輪迴

山陰王龍谿曰。人之有生死輪迴。念與識爲之崇也。念有善惡。往來不停。便是輪迴種子。識有起滅。倏忽不停。便是生死根由。此是古今之通理。亦是現在之實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此龍谿之言。可謂不磨之鑑。謂崇在念與識。遂成輪迴。竊臆前五識所交接。傳於第六識。第六識所造作。棲於第八識。盤據膠滯。垢之窟也。業之府也。無有傾倒底裏之法。只有參究一路。朝磨夕勘。參到前後際斷之時。一念不起。所謂水銀將死。心花欲爆。悟門開矣。一了百當。透見本來面目。是爲根本智。又有四智。曰成所作智。曰妙觀察智。曰平等性智。曰大圓鏡智。成所作智。前五識所轉也。妙觀察智。六識所轉也。平等性智。七識所轉也。大圓鏡智。八識所轉也。故曰轉識成智。

王述庵曰。念念遷流。卽是輪迴根本。故當因戒生定。至於時節因緣。一到如桶底脫。則爲堅固大定。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

轉畜

墮畜生道者。如郗后之蟒。飛燕之黿。蔡元謨之蛇。夏英公之龍。章元楨之猿。李微之虎。陳國之牛。周震之驢。李時進之騾。江廷斌之馬。李審言之羊。瞿學究之犬。緬家奴之狐。劉機之豕。彭好賢之蚓。如此等者。縷縷不盡。豈盡謬耶。然猶曰稗官也。小史也。若至如牛哀爲虎。見史記。如意爲狗。見漢書。宣母爲黿。宋母爲鼈。見晉書。彭生化爲豕。伯鯨化爲熊。音乃平聲。三足鼈也。見左傳。左史。漢晉等書。豈小說耶。總之輪迴以三業爲變遷。三業以識田爲歸宿。有善畫蛇者。生變蛇相。有善畫馬者。活現馬形。皆識爲之也。釋門有轉識成智之法也。

鬼神

鬼神無今古。但鬼是鬼神。是神人常並稱之。可以情理通。宋儒以鬼神者。二氣之良

能造化之功用。認定理氣之寂入寂出者。卽是鬼神。故將一切鬼神盡行抹煞。不知天地間爲魍魎。爲魍魎無所不有。恐爲理所障。目所礙。不能研究得到耳。卽以道理論陰陽二氣鼓鑄變化。無不肖像而出。變態以呈。如陰陽之氣纔薄擊。大地中卽忽然生菌。具有五色。且卽有蠕蠕蠕動者。百千營窟於內。如陰陽之氣纔分判。大空中卽忽然虹現。亦具五色。亦卽有如驢首者。垂首下飲於溪。既屬變化。其形其象。豈可方物。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昔禹鑄九鼎以象神姦。無使民不逢不若。蓋從諸方繪怪物之形以鑄於鼎。爲魍魎。爲魍魎。使民易識耳。豈創設以駭見聞。總而言之。論事物則參差萬態。聖哲不能齊論道理。則兼總條貫。羣論不能外。何者前此鬼神。何者是。而今鬼神。難信者是也。伯有爲厲。使是理道外之屬。何以云立公孫洩。及良止。乃止。可以厲而厲。可以止而止。仍是理道中事也。天下事物有二。理道亦有二耶。少所見多所怪。請將十七史廿一史文獻通考。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書。熟讀一番。再爲立論可也。至於尋常鬼神。只如飲食起居。全無一毫奇異。輕肆勾除。揆

之理道愜否。

王昶曰。天神皆降。地祇皆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易禮所言。分明有形有色。有情有狀。特凡眼不之見耳。周公謂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孔子指斥子路。言其不能事。非爲無鬼神論也。

鬼

禮經云。人死曰鬼。是必明有此類。而後以此加之。不然。死則死耳。業旣化虛無。又何爲立此名色。孔子曰。祭則鬼享之。是必明有此物。而後以享之一字加之。不然。祭則祭耳。何爲有設饌者。卽有來饌者。蔡沈書經注云。商俗尙鬼。使無鬼。俗何以尙。陳澧禮經注云。鄉人禡禡者。強鬼之名。使無鬼。強何以名。鬼之火曰燐。苟無鬼。燐字作何解。虎之鬼曰佹。旣無鬼。佹字義何由名。程子曰。世間有鬼神。憑依以語者。蓋屢見之。是明乎所見之非妄。謝上蔡曰。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是明乎言無鬼之爲愚。誠者真實無妄之理。見實理原自如此。釋門所說餓鬼。各各種類。有六十四。惟至人

知之悉。故區分之詳。若謂無形無體。何從得餓。其無鬼之說。固結而不可解者。試問今之猖亡何歟。猖亡者。坊廂中鄉鄙中。有一種無祀之鬼。亦能爲祟於民。俾不安堵。猶民間游手乏食之棍輩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楚子文已道之。鬼有所歸。乃不爲厲。鄭子產已析之。卽如每歲各畿省郡縣。清明節。七月望。十月朔。城隍神皆臨厲壇。破費錢糧正額若干。我

國家又何以行此無益之事哉。其燭照於幽冥者深矣。今釋門放焰口。乃施食餓鬼也。世俗中頗有鑿鑿言其效驗者。

稗史家言鬼。罄墨不勝書。聊記數則。以徵不謬。宋儒張敬夫在淮上。夜聞小雞聲。以數萬計。起視之。見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場也。遇天陰晦。則有此語在。性理豈爲虛謬。魏武子有寵妾。命其子魏顆曰嫁。及疾重。命顆曰。爲殉。武子死。顆嫁之。曰。人病則昏亂。吾不從亂命。從治命。秦晉之役。顆與杜回戰。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吾乃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

命。予是以報。語在左傳。豈爲虛謬。阮瞻作無鬼論。自謂此理可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詣瞻曰。鬼神古今所共傳。君何得言無。僕卽鬼也。於是變爲異形而滅。語在晉史。豈爲虛謬。

怪

子不語怪。非無怪也。但不語耳。語則啓人惶惑。亂人聰明。令人敗經常而務悠謬。非謂其無而不語。若謂無則力亂神亦無也耶。不知怪實實流行存著於兩間。以杼其變幻幽玄。卽禿穎。敝帚。破缶。敗甌。皆能露靈作祟。彼春秋左傳所謂石言於晉。穀洛鬪。穀。水名。在河南。穀洛鬪者。二水泛溢也。毀王宮。楚王諡成乃瞑。晉文樞聲如牛。內蛇與外蛇鬪於鄭。是爲何說。然後知怪之對常。如晝對夜。寒對暑。往對來。高對下。多對少。大對小。一般不偏。簡也。謂無怪者非也。夫子卽不語。又何嘗禁語。詩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夫子不刪。何意。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夫子不刪。何意。國語云。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仲尼曰。木石之怪曰夔。蜺。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夫

子又言何意。噫。聖無不通。物無不格。叩無不應。特不恆語。故曰不語。乃其意則扶常立經意也。

魔

釋門動稱魔。天地間原有是妬害之祟。惟修道者偏易招惹。卽鬼神忌盈之故。亦修道者自起罅隙。魔遂乘之而入。亦有與魔毫不干涉。而無故來撓者。如煉鼎者。丹將熟。遂成敗壞。天宮羣享天福。亦有修羅戰鬪爭構。此種魔福極大。魔力極猛。乃從夙世中廣修善事。而動殺機。與瞋心不斷者。至楞嚴所稱五十種陰魔。則就自心還自賊。驅除甚難。良由五陰之覆蓋。最深細微渺。故魔亦在危微難控之天。非經中臚列詳備。未有不落其彀中者也。姑舉怪以證魔。有僧向余云。終南山最難居住。周圍廣千里。有地可耕可植。聽修行者荷鋤深入。但怪來甚多。無論白晝昏夜。有形質奇異者。有姝女美倩者。有卽化成父兄朋友妻子來相勸誡者。只是一味不理他。萬事俱休。稍出一語。動一念。卽著渠祟矣。蓋深山無人。頑石枯椿。受千萬年日精月華。遂成

此等。然亦小醜耳。不能爲有道者禍也。卽此可喻魔之萬一。大乘諸經皆有呪。名陀羅尼。佛談經忽說呪者。恐後世衆生。受持讀誦。魔來撓亂。故說一切呪。楞嚴經云。若不持呪。而坐道場。令其身心遠諸魔事。無有是處。金光明經云。十地菩薩。尙以呪護持。何況凡夫。又止觀云。若諸魔障。惱亂坐禪行者。當誦大乘方等教中治諸魔呪。若出禪時。亦當誦呪。

管東溟有三魔辨。爲屠赤水臨終之悔而作也。何謂三魔。謂殺盜淫。三根所結之魔也。說魔莫辨於楞嚴。所云五十種陰魔之說。當知此魔。乃與修佛道者作障之魔。從修三摩地。路頭稍錯。而致此三界之大魔也。余所謂三魔。乃就道經之魔而言。蓋從身三業上起。因帶著口四意三淺根而結成者。此魔尙未能與修佛道者作障。而偏與人間天上之正神正士作障。正三教中之切近邪魔。試剖之道經莫酷於殺魔。殺魔之王。卽佛家之所謂天修羅也。此王能與天帝爭。其次尙有三種修羅。亦能橫行於神鬼人畜道中。陰爲生靈之害。故道家淨壇呪。必曰。魔王束手。

侍衛我軒。正指修羅王言也。此魔專撓天界。罕撓人間。故人間不以爲慮。其次莫穢於淫魔。如世所祀五顯靈官等。惟除有福有德之宰官居士。其閨闈不敢入。下此則能以神力亂其室家。亦能攝女婦之陰神。入彼廟以污之。此魔既犯佛戒。亦犯天戒。而韋馱不擊。雷神不誅。何也。生前亦在。人中有功德。佛天不遽絕其饗也。且其所污之女婦。亦有夙因焉。操縱之權。半屬之道陵子孫。而靈官以下。如狐魅等。則城隍亦能制之。此魔能撓人間。凡民慮之。聖賢則不必慮。除此兩魔而外。又有所謂盜魔者。則大德大賢之不足慮。而小德小賢之所深慮者也。蓋有一種世智辨聰之豪。其在世不能修大福。而能作小福。不能修大慧。而能發小慧。或從儒門出身。志欲躡等向上。而脫略於孔孟之庸德庸言。或從禪玄二門染迹。志欲離俗騰空。而全昧於如來之正知正見。罪既未落三途苦趣。緣猶未入於帶業往生。則上帝尙鬆之於神人兩趣之間。使得游行名山洞府。與人相近。待報盡而後六道有歸。當其未歸之時。不傍仙家之洞天福地。以爲窟宅。則傍神界之虛空幻境。

以爲僑寓而生則爲多種躁心偷心於三教中。不禁此際發露。又幸上帝之不遽我譴也。則併借上帝之威靈而矯誣之。以聳凡夫之聽。其實采人間英靈子之精神以自王也。以其借此機緣影掠三教大義。凭鸞乩以警提人。顯附於神道設教。而陰亦求銷生前夙愆者。原非大得罪於上真。然而根因全不純正。境界亦不真實。其誘人必以未得爲得。未證謂證之幻說。投其欲速見小之根。謂昇仙成佛。別有一條路徑。似無資於三祇修證。九品往生也者。此謂臨深以爲高。加少以爲多。不久必歸於敗露。而世有鍊其術者。則豪傑士夫。往往受其籠絡而不悟也。屠赤水之謂哉。赤水之信孫術士所鍊宜真。慧虛。二鬼仙。不過鬼中之上上品。仙中之下下品耳。乃尊爲大導師。躋之於七真八洞之上。蓋未知宜真之先。受擯斥於吾婁曇陽仙姑也。然能出奇徵幻境以驚人。故曇陽手自按劍而口責其假冒上真名號。以亂正法也。是亦盜魔之雄也。所以謂之盜者。上能盜仙佛之淺教。以驚人。下能盜名士之精神。以滋慧也。此魔卻與淫殺二魔不同。雖不能動大福大慧之

豪傑而亦能動小福小慧之流。程子所謂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愚謂莫此若矣。吾非謂儒者一信孫術士之術。一染慧虛之見。便作三業入三途也。謂此魔大偽似真。種深則根難拔。縱以多劫修持。鄰聖證。不墜五十種陰魔中。必墜五千退席比邱中。何可不於當生拔此根也。故作三魔辨。以警淺學之易爲術士所罔者。見從

先達
俗議

王昶曰。人身之魔。以欲爲重。藏大海底者。從腎水中生也。能與帝釋戰者。龍雷之火上炎。能撓清淨心也。

人身難得

人身難得。今已得。佛道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婁東王中丞。官山東時。得遇白猿精。臨別。猿語王曰。汝曹毋以人身容易。而輕令失之。我修道八百餘年。尙未得脫猿身。

吾宗近溪先生。與蜀中一猿相處。與談名理。絕勝。皆有超詣。告近溪先生曰。予修

行凡幾百年。意之所在。咄嗟可辦。上天下地。九州八荒。無不可到。獨不得爲人。身最貴。卽欲爲先生之輿臺。亦不可得。而乃羨我乎。噫。超越之難何如。

前身

有人笑而問余曰。君能自知前身爲花之寺僧耶。恐妄語耳。吾則不敢信。余曰。月明蕭寺夢花之前身爲花之寺僧。同乎我者。且不勝論。稽古以來。諸書所說。如馮京。前身爲五臺山僧。張方平。前身爲瑯琊寺僧。崔允。前身爲瓦棺寺僧。曹卿。前身爲嘉佛寺僧。真西山。前身爲草庵和尚。李嵩。前身爲澄空和尚。房瑄。前身爲智永禪師。婁師德。前身爲遠法師。曾公亮。前身爲青草堂禪師。袁滋。前身爲西峯禪師。王十朋。前身爲嚴閣黎。王珉。前身爲胡沙門。王鄂。前身爲百堂寺沙彌。宋度宗。前身爲行童。陳堯咨。前身爲南安主人。余志五。前身爲四祖寺僧。瑯琊王練。前身爲胡僧。王三洞之子。前身爲居和大師。唐王。前身爲大瓢和尚。太保李維寅。前身爲伏牛山禪師。宰輔胡濙。前身爲天池僧。都憲張素。前身爲庵主。吏部虞淳熙。前身爲杭州僧。太僕卿王士

性。前身爲峨嵋寺僧。狀元費宏。前身爲充庵僧。新建伯王守仁。前身爲閉關僧。同知陳雲嶠。前身爲泗州寺僧。進士李商隱。前身爲妙高寺僧。太原進士華人。前身爲西域僧。太原進士王瓊。前身爲西番僧。三衢王童燦。前身爲高麗寺僧。太學生郝子良。前身爲黎道人。金陵瑣事云。尙書鄭曉。前身爲僧。宰輔李東陽。前身爲僧。成國公朱希周。大常卿陳沂。臨淮侯李言恭。狀元朱之蕃。進士周元。前身皆是爲僧也。

後身

人又笑而問曰。君之前身既知之。而君之後身亦能自知耶。余曰。來因不昧。或能自知。否則或爲人所知也。稽古爲人後身者。復不乏人。試聽之。如趙鼎爲李德裕後身。蕭譽爲許玄度後身。郭祥正爲李太白後身。潘佑爲顏延之後身。劉沆爲牛僧孺後身。邊鎬爲謝靈運後身。田佑恭爲馬援後身。蘇軾爲鄒陽後身。范祖禹爲鄧禹後身。宋康王爲錢鏐後身。韋皋爲諸葛亮後身。嚴武亦爲諸葛亮後身。王安石爲秦王廷美後身。明太宗伯周洪謨爲丁友崔後身。狀元孫繼皋爲唐皋後身。太宗伯馮琦爲

正信錄卷下

儒釋同源

天下止有一乾元。卽毘盧性海。爲千聖千賢之總括。乃諸天之統也。夫是之謂道岸。志於道。志乎此也。登道岸。登乎此也。古來諸名卿碩輔。才人俊髦。留意佛法者甚衆。於時故有纂法喜二志者。爲澄江夏某。纂佛法金湯者。有金陵馮某。將古今嗜佛者。詳列行狀。今特析其名噪者。以言。漢代祇闕德潤。曹子建。牟融三人者。晉代六朝。則謝安。王羲之。王導。王坦之。許詢。習鑿齒。郗超。陶侃。王珣。蕭統。孫綽。戴逵。顧愷。謝尚。羊祜。陶潛。謝靈運。袁粲。孔稚珪。沈約。劉勰。陶宏景。阮孝緒。江淹。顏之推。庾黔婁。其人焉。隋代則薛道衡。費長房。王通。楊素。裴寂。其人焉。唐代則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虞世南。褚遂良。孫思邈。房融。張說。宋璟。顏真卿。王維。王勃。李白。杜甫。白居易。韋皋。段成式。權德輿。李泌。柳宗元。裴度。劉禹錫。賈島。蘇晉。其人焉。宋代則李昉。王旦。呂蒙正。楊億。呂夷簡。范仲淹。寇準。晁迥。李沆。楊傑。文同。蘇軾。蘇轍。邵雍。富弼。趙抃。呂公著。王安

石司馬光。張方平。文彥博。蘇洵。杜衍。江總。周敦頤。尹焞。陳堯叟。馮京。陳瓘。楊時。黃庭堅。晁說之。胡安國。張商英。游酢。秦觀。米芾。謝良佐。呂正己。胡寅。張九成。呂本中。王十朋。尤袤。張栻。劉子翬。周必大。葉夢得。真德秀。陸九淵。米友仁。呂祖謙。韓世忠。謝枋得。趙子昂。揭傒斯。其人焉。此其大略。餘不勝屈指。海虞璽卿瞿汝稷曰。歷代名流宿儒。或行峻一時。或文雄百代。龍翰鳳雛之彥。蘭馨雪白之賢。歸命法流。頤真靈筏者。未易更僕數。考其人之操履素業。皆彪炳史冊。固未嘗以嗜此而壞世間法也。或者謂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惟恐入於其中。夫飽粱肉者。必無求於粢糲。服縞紵者。必無取於短褐。以短褐而棄縞紵。以粢糲而棄粱肉。雖愚者不爲也。使道德之蘊。不出於六藝。性命之微。無過於諸儒。則彼固皆含六藝之腴。入諸儒之室。何肯悅詖詞而譯微言。就僻行而戾大道乎。是棄縞紵而求短褐之類也。非人情矣。釋語止

宋儒多從禪學中來

既登洙泗之堂。何妨更入乾竺之室。宋之大儒。有著腳佛門者。若指其人。則人人皆

似姑略言之。入寺講習。終其日茹素者。程伊川也。入寺必拜佛者。邵堯夫也。捨宅爲寺者。王介甫也。日課拜觀音大士者。尹和靖也。見得佛與聖人合者。呂希哲也。書心經贈僧者。司馬溫公也。問道於大慧者。呂東萊也。長慶寺修冥福者。程明道也。晚溺於佛者。邢明叔也。讀大藏三年者。黃山谷也。著屏山十論者。劉子翬也。以前路資糧爲念者。呂居仁也。後來看佛書者。呂與叔也。勸溫公學佛者。呂晦叔也。論維摩經者。晁說之也。以佛旨解論語者。游定夫也。解金剛經者。朱晦庵也。解楞嚴經者。蘇子由也。作投機偈者。呂正己也。序入傳燈者。陸象山也。跋蓮經普門品者。真西山也。序中峯廣錄者。揭奚斯也。作庭前柏樹子頌者。張子韶也。謂孔子與佛氏之言相爲終始者。劉元臣也。攜彌陀畫相一軸爲西方公據者。蘇子瞻也。

性理之說本自壽涯東林二禪師

宋儒之最著者。周程張朱。諸儒奉以爲極則者。張朱。張朱奉以爲極則者。二程夫子。二程奉以爲極則者。周子濂溪也。乃周子濂溪。則又得之壽涯東林二禪師。劉後村

先生曰濂溪學得自高僧。見後村集張橫渠曰東林禪師性理之說惟我茂叔能之。一見宏

聞陳忠肅曰道學之說東林授之濂溪濂溪廣之。見瑩中集道學性理之說實倡於涯師

而至於總師總以授周子。見宏一紀聞濂溪一日叩佛印元禪師曰畢竟以何為道元曰

滿目青山一任看濂溪擬議元笑而已濂脫然有省。見資鑑濂溪早留心禪學後參靈

源靈源曰離心意識絕凡聖路而學可也公被逼責無所用心晝夜呆坐而已偶於

寂燕間脫然開悟。見尙直編性理之說古書皆不言千五百年後獨周子言之不知性理

之說東林授之濂溪東林以前各專已教未能融會至壽涯始以其詞意發明易中

庸之旨。見性學指要濂溪諭學者曰吾此妙心實得啓迪於南老發明於佛印易道義理

廓達之說若不得東林開遮拂拭斷不能表裏洞然該貫宏博。見尹氏家塾胡汲仲曰孟

子沒千五百餘年道統潛絕周子出然後潛者復光絕者復續周子之傳出於壽涯

禪師而為首倡程子四傳而得朱文公文公復得張敬夫講究此道方得脫然處。見大

論同由此言之禪教不但與吾儒不相悖戾而且為吾儒相資為用矣。

原道 摘要

華嚴經云。如來普觀法界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愚癡迷惑。不知不見。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執著。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

辯正論云。太昊本應聲大士。仲尼卽儒童菩薩。先遊茲土。權行漸化。愍濟五濁。宣布五常。

破邪論云。修道階次。心行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以爲著。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受三歸也。三歸如君子之三畏。而又五戒。斷殺盜姪妄語飲酒。與仁義禮智信同。宏明集云。仁者不殺之戒也。義者不盜之戒也。禮者不邪之戒也。智者不醉之戒也。信者不妄之戒也。

破邪論云。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者歟。對曰。某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者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則某不知。又問五帝聖者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則某不知。又問三皇聖者歟。對曰。三皇善任因時。聖則某不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

聖者焉。夫子動容有閒曰。西方有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引列子仲尼篇之文

老子謂尹喜曰。聞乾竺有古皇先生者。吾之師也。不生不滅。善入無爲。縣縣若存。善入泥洹。還乎無名。吾今昇就。亦返一源。

文昌化書云。予前世墮身爲龍。得遇西方大聖人度脫。

又云。在朝時聞方外之言曰。西方之國有大聖人。後遇隱者。授以心印。曰。此西方大聖人歸寂法也。

名言

昔賢名言如屑。不勝臚列。惟自信自警。不墮邪迷。不墮荒廢者。隨摘隨錄。共五十五條。

漢牟子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世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

而向異道。遂作理惑篇。

宋晁明遠曰。內典說心性之理。生滅去來。曲盡其妙。儒書不能到此。慎勿以世間法比類而非之。

婁東管志道曰。古之大聖大賢。皆以出世之心經世。經世事畢。還復歸於出世。此亦儒生駭聞之說。而此語則從千錘萬鑿中來。古來命世之士。無一不從多劫了生死之因而來。且無論堯舜周孔諸大聖。已目擊陸太宰五臺先生。將終跌坐。越宿而色愈妍。耿司農天臺先生。將終發慧三日。隔垣聞語。此卽經世事畢。還歸出世之兆。又曰。舜與孔子。俱從古佛化身。乘願而來。乘願而去。豈但儒家之經傳所不道。卽二氏家之典籍所不道。而愚敢作是言。使非根極理要。足以建天地而質鬼神。便當受拔舌泥犁之報。世人不信因果。故輕以懸想臆度。雖人但曰口過而已。愚則篤信大妄語之必入泥犁者。而敢明知故犯哉。

王龍谿曰。無者。有之基也。是謂千聖相傳無所倚之學。

王陽明曰。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

耿楚侗曰。稽古至聖上賢。未有不出世而能經世者。徒志經世而未知出世。皆隨世以就功名者耳。

李夢白長庚曰。如來金口宣揚妙旨。四十九年間。極力深談。祇恐一人之不聞。聞者之不信也。世如闡提。無論矣。卽所云信者。口是而心非。陽奉而陰違。或平居信向。而利害則違。或急難歸心。而事定又懈。比比皆然者。何故。蓋衆生止見眉睫前事。如飲酒之必醉。好色之必羸。殺人之必償。寇盜之必戮。多積之必散。高位之必危。事理必然。最易明曉。而世人一年不爲。十年計。今日不爲。明日計。寅卯不爲。申酉計。羣然自墮陷阱。又豈肯說果報於隔陰。信酬償於異世哉。

又曰。衆生身業無盡。我佛慈悲。以衆生心爲體。

又曰。年來骨肉凋殘。情態煎迫。生理都盡。百念齊灰。祇於佛前發願。願來世爲僧。以了大事。

王鳳洲曰。菩薩教化衆生。不難舍尊就卑。以示出入之無間。觀自在之所以達摩僧伽。文殊普賢之所以寒山拾得也。順逆方便。不辭出入。二氏以明大道之無二。儒童光淨之所以洙濟迦葉之所以苦縣也。學者奈何顯岐而交相嫉也。

又曰。菩薩阿羅漢者。多下降於此方。

又曰。吾向謂聖人之道。無有加焉者。乃今而後知有加焉者。瞿曇氏書也。

又曰。我流浪苦海。無復息期。賴救拔得假一線緣。求出生死路。又云。經世一念。久已灰冷。獨於出世。不敢便自暴棄。但業障既深。根器已損。十二時中。念及疇昔放逸。過惡萬狀。但有悚汗而已。又云。蓋棺之後。得免淪墮。於願已宏。

王麟洲曰。吾輩原有慧根。只爲多染。是生多念。有志學道者。須一念斬卻牽纏。掃除諸慮。但患不得到此境界。卻不須料理頑空二字。此二字自爲鈍根少染人設。

憨山大師曰。蒼蒼之表。何緣而有上帝。由修。由累世之修。由修善。由修千萬億善。雖然。天下有善之善。又有善無其善之善。善之善。猶是時時勤拂拭。善無其善之善。則

本來無一物矣。洗心於淨。退藏於密。而又以所修千萬億之善。歸之於無聲無臭。甚至渾之又渾。化之又化。斯其人何如。孔子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子思所謂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之境也。豈千百劫以來。無有造詣至此者。則佛之謂語。及心性不與天下競衆妙。而盡渾忘於寂滅。名曰空門。空者。空諸所有也。非好爲枯寂。以性靈原自空寂。非偏屬頑空。恰是妙函衆有。斯超之超。極之極。吾儒所謂比天更上一層。是也。周子所以獨窺無始之始。無相之相。無善之善。直繪一無極。以加於太極之上歟。易曰。天且不違。則至尊亦有時遜讓。

又曰。乾元統天。則至尊亦在所兼該。

又曰。古來得道聖賢。或以餓死。或以佯狂死。或以剖心死。謂之抱所願來。行三祇行於方寸。則清虛洒落。毫無點染矣。若顏子實係裹贊木鐸之人。實係現身說法之人。應以蔬水簞瓢顯。在六龍中。應以潛龍教化天下後世顯。乃孔顏之因地。烏乎知哉。孔顏之來意。烏乎測哉。

又曰。聖門高弟。俱不可測。同來倡明儒典。提拔衰世愚蒙。問仁問政。恣情顛倒。問圃問稼。甘受譏訶。識者謂爲打鼓弄琵琶也。問宰我期年喪。何故曰安。曰。以天下後世皆曰安也。故暫投世情。以受夫子之錘砭。俾天下人凜凜惕惕。以奉爲大經大法。意甚深遠也。雖受譏訶何恤。否則論語一書。無所不言。而三年報本之喪。竟未見一暢發也。覺世謂何。故十哲中於宰我獨曰言語。孟子稱之。亦曰善爲說詞。又曰。頑空與真空。實有分別。猶伯子之簡。與仲弓之簡。相去徑庭。頑空。枯寂如槁木死灰。是二乘人。釋門所訶。真空。萬理虛涵。萬行圓備。是大乘人。大士所尙。空可也。頑空不可也。故曰。真空妙有。雖然。卽頑空。又豈易得。世之人。憧憧七情六慾。僕僕利窟名窠。求一頑空。難之又難。先從枯寂入門。此又入道之良方也。故受戒者。先受聲聞。後圓大乘。故大行王性海。與屠赤水約曰。我輩功夫。尤當從枯寂下手。王昶曰。耳根圓通第一。亦先從人空。法空。空空入手。此三空尙是頑空。忽然超越。乃得真空。

陳白沙曰。六經皆在虛無裏。

屠緯真曰。脫瓔珞之衣。披華袞之服。登治於三五。而人不識其從來。本菩薩之心。行豪傑之事。致君於堯舜。而世莫窺其作用。橫出豎出。總是真如。順行逆行。無非佛事。曩有問於緯真曰。衆生若知前後世事。則愕然知懼。翻然知改。不知造化何故吝惜。余曰。是衆生之障重也。知則不敢爲惡。此大福也。衆生業重福輕。何由得知。人盡知。則人盡不敢爲惡。衆生累劫之業。在何由得此倖福也。又衆人大士。向來空寂。此又。又曰。人到諸事沈溺時。能迴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回生之靈丹。千生萬劫。不致墮落者。全靠此。又云。石簣公近與之游。最密。於此事甚切。不似近時學佛以名者。乃弟石梁。信力亦深。

翁周野曰。回之屢空。正其近道也。而有以貧窶爲解。賜之貨殖。多學而識也。而以財富爲解。且江漢濯。秋陽暴。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尙有何物哉。曰。空。則有無不立矣。曰。空空。則并空亦無不立矣。曰。如。則獨見真如矣。乃歸之鄙夫。而以冥然罔覺解之。此

學術大關鍵也。

沈士榮曰。佛說諸經理深事廣。文博義繁。此上諸師極口贊述。未能盡其旨趣。以言乎燬滅之罪責。狀元康德涵聽友焚經。尙有不言之譴。楊公會憲親聆康語。通判龍德孚往勘普陀。乘怒焚經。其受牛畜之愆。屠公緯真載在鴻苞。儒者不察。動云火其書。慎之哉。

焦漪園曰。內典所言心性之理。孔孟豈復有加。

王性海爾康曰。我輩生長塵劫。流浪萬緣。茫茫苦海。業已濡首滅頂。未能一躍便及彼岸。猶當從枯寂下手。

黃慎軒曰。若不常常照管。痛與一刀兩段。何由三業清淨。又曰。比歲信力稍深。始知參學捷徑。惟此西歸一著。

包檉芳曰。惟念百歲刹那。無常迅速。瞬息之間。改頭換面。又云。倘非猛奮蕩空積業。一絲未斷。永劫沈淪。噉臍無及。

張洪陽位曰。浮漚泛梗。飄泊生死海中。莫能自出。

李見羅曰。經世之人。不可以二出世之宗。胡廬山曰。何謂出世。超生死是也。卽老氏所謂死而不亡。

焦漪園曰。出世如超出之出。程伊川云。出那裏去。是不通其語矣。

劉心城曰。臘月三十以後。乃實受其報耳。談至臘月三十以後。道學先生。便將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家法。抹倒能仁公案。從古大聖。各應時節而生。羲皇以開草昧。唐虞以闢文明。孔孟以誅亂賊。當此亂賊縱橫。人無君父之日。何可遽開出生死一路。使人不畏現在之刑誅。而先營未來之禍福。迨夫春秋之律令。旣明。漢室之三章。再出。此世間明白可見之事。已了無剩法。而後與言生死。與言宗教性相。不離世間。而若從世間外。又揭出一明白可見之大事。此等機緣。固非井蛙夏蟲輩。所可臆決而橫訶者也。

馮具區曰。吾儕丈夫。不能深心荷擔大法。空手入山。豈不愧哉。合掌向佛。願命盡爲

期。

罔象湖曰。無常迅速。佛恩難報。人身難得。轉眼四生六道。

王墨池曰。恨身業重。墮落富貴場中。總之命根難斷。大事未徹。種種修持。都是業因。張二水曰。佛祖法門。生死大事。豈可懵懂鶻突。

曹安祖曰。念家世仕宦。本是業窠。炫赫當年。淒涼冥路。庸遽可保。包儀甫曰。所愧根劣。常多逗漏。猶望冥被。使不至墮落坑塹。

錢敬忠曰。跳丸冉冉。蕉鹿茫茫。方爲蝸角之爭。不顧蝸涎之竭。試問身心性命。安頓何地。茫然不自知也。

尹澹如曰。無常迅速。念此五內酸裂。又云。愛網牽纏。解脫無期。若真正上根人。便能不離當下。而證真如。亦是發願未真。故浮游生死岸頭。受此恐怖煩惱。王東里曰。人世易度。大法難逢。一番蹉過。百劫千生。張吧上曰。年力已徂。同歸虛妄。安得不並六道衆生。長夜輪轉耶。

陶石簣曰。薄相之人。官至宮僚。千足萬足。惟已躬下事。毫髮未曾夢見。言之刺心。豈宜以有限時日。付之輒紅塵土中。消歇耶。只爲性命真學問。不啻視一身如鴻毛。王衷白曰。墮落世網。三十餘年。對境逐塵。牽纏莫斷。叢暝染愛。煩惱無邊。望彼岸以何遙。抱信心而難悟。

海門周汝登曰。死生只在轉盼間。思之愈自著緊。誠不敢瞬息放鬆。又云。光陰易邁。時節難逢。各各俱入老境。拌命此生。以了千萬劫之公案。是日今第一急務。換卻封皮。不知又作何等面目。未出三界。必不能不迷失也。

于中甫曰。衆生情生境發。覺路深扁。乃安處火宅。相恬以嬉。非大慈父善巧方便。有永劫鑊湯鑪炭耳。

王弱生曰。提起念佛是誰。碌碌塵緣中。不能著實奉行。古人大休息地。不應得少爲足。以自昧生平。

劉雲嶠曰。初年全副精神。用在舉業。今始知有向上路也。浮華初落。本真未現。望葱

嶺何但億萬里而遙。眼足雙到。決非頃刻。髮之白矣。將如之何。
涂念東曰。入雲棲。值蓮池師講彌陀。遂同二三友人。從此度歲。妄冀佛加。自恐根器
淺薄。卽耳提面命。仍歸空手。
王存拙曰。此中消息。未易透脫。必刻刻如救頭然。念念如喪考妣。閒忙無間。動靜不
二。方有相應處。

山陰王墨池勸善續言云。粵稽古昔。大聖大賢。諄諄勸善。萬卷千篇。善則云何。對惡
而詮。惡旣難數。善亦無邊。萬行齊修。不遺巨細。富有日新。聖人極詣。挈領提綱。一言
以蔽。到處慈航。惟人是利。堪嗟世俗。我相太濃。一膜之外。如隔蒼穹。利若在自己。百計
蘊崇。於人則否。反面相攻。不思本來。原同太始。共是性情。何我何爾。悲則皆悲。喜則
皆喜。呼吸相通。全無彼此。茫茫宇宙。人類若干。一人隅泣。滿室何安。客塵雖混。本覺
難瞞。衆生良苦。言之鼻酸。拯溺救焚。自身不啻。嘔出寸心。展開兩臂。無譽可邀。無嫌
可避。隨觸而施。何煩取譬。一念如是。念念皆然。共立共達。善莫大焉。出此入彼。舜蹠

天淵人已二字危微遞遷。試聽雞鳴。諦觀平旦。如日斯升。如冰自泮。大冶精金。幾經烹煅。學問無窮。有何涯畔。語不云乎。金屑雖珍。纖毫著眼。障礙同塵。至善無善。妙性自真。有善喪善。大道未臻。我愛莊生。識養生主。善不近名。無善可處。託宿蘧廬。勿迎勿拒。無爲不爲。儒者所許。若求徑捷。善惡莫思。是何面目。正恁麼時。忽然捉著。涕泗交頤。通身是眼。作人天師。其或未能。且須摩厲。積善善昌。永永勿替。反是招殃。毒流數世。從生歷生。如持左契。君今未信。請問諸公。誰作誰受。而枯而榮。哲人有訓。語出內衷。願言珍重。莫負塘翁。墨池。又號南塘。塘翁。卽自謂也。

吾宗念庵先生曰。老氏曰。無聖人不諱。無言上天。則無聲無臭。言大易。則無思無爲。第其言不數數然也。佛氏曰。空。聖人不諱。空。鄙夫之問也。空空。顏氏之庶也。屢空。第其言不數數然也。原憲之不得爲仁也。爲其不無也。子貢之未達一貫也。爲其不空也。然其於仁於一。亦不數數然也。

吾宗盱江先生曰。王南塘先生持七俱胝真言。回向往生極樂世界。

吾宗近溪先生曰。愛惜身命。珍重機緣。千生萬生。總在今日。管東溟曰。羅近溪教人。不離中庸。而心所注念。實在佛國。彌陀經。世出世。相妨乎。否耶。

儒書佛法同旨

五經四書。載放生戒殺報應因果。託生輪迴等事。如孟子曰。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是言放生也。禮曰。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麇。毋卵。又曰。土無故不殺犬豕。是言戒殺也。禮曰。仲尼之狗死。亦與之席。是言慈悲也。論語曰。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孟子曰。苟矣富人。哀此癯獨。是言布施也。詩曰。鐘鼓喤喤。磬筦鏘鏘。是言求福也。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是言降福也。論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言持戒也。論語曰。齋必變食。又曰。子之所慎。齋。是言茹素也。孟子曰。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是言懺悔也。大學曰。定而後能靜。易曰。寂然不動。是言坐禪也。論語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是言參究也。詩曰。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是言來

因也。禮曰：衆生必有死。又曰：人死爲鬼。是言去路也。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是言投胎也。書曰：五十登庸，陟方乃死。是言生天也。大學曰：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是言感果也。孟子曰：出乎爾，反乎爾。是言酬報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言息妄想也。論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言出生死也。論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言無住著也。大學曰：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是言戒曠恚除煩惱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是言根塵也。論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言情緣也。四十而不惑，是言覺悟也。六十而耳順，是言圓通也。論曰：吾斯之未能信，是言大事未明也。易曰：吉凶與民同患，是言廣度衆生也。論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是言真空也。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是言妙有也。論曰：曾子曰：唯。是言當下了悟也。論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言言思道斷也。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細微門也。論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言隱實顯權也。易曰：大明終始，是言知過去未來也。中庸曰：夫婦之愚可

以與知。是言人人同具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是言自利利他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是言了明性地也。書曰：念茲在茲。是言一心不亂也。論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又曰：無行不與。是言不用語言文字也。易曰：天且不違，而況於人。況於鬼神。是言天人師也。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言佛世尊也。大學曰：在止於至善。是言毘盧法界也。見係理學李羅說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是言覺悟也。係王陽明說易曰：復以自知。又曰：復則不妄。是言回光自照也。係焦漪園說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其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是言佛也。係管東溟說柳子厚曰：佛經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

焦漪園云：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日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暗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劍，抉盲眼之金鐙。故釋

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三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

焦語

止

佛法是平常心

夫佛法本平常而世以奇特求之故往往不得佛心也故曰平常心是道此平常心凡有血氣之屬皆本有之豈待佛菩薩傳而後有哉若必待佛菩薩傳而後有則世人日用境緣逆順好惡多端以非爲是以是爲非熾然而分別不歇者此又何心哉此卽平常心也但衆生不善用之而現三毒奇險之心也如善用之則衆生三毒奇險之心卽是諸佛平常之心也雖然衆生奇險習熟脫聞平常心是道之說自然承當不下蓋其平常習生故也是故必須待佛菩薩以寶几珍御之風鼓吹而化其下劣之心則荷擔之心生矣此心一生又追惟往時下劣之心鄙而惡之於平常心則生大驚異以爲聞所未聞得所未得故沒量大人知其如此復以狸奴白牯之風鼓吹而化其驚異之心至此則聖凡情盡平常心開而用之謂之大機機之爲言蓋取

照不昧用。用不昧照耳。夫照不昧用。則謂之眞照。用不昧照。則謂之大用。故臨濟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者。變而不窮之謂也。

王昶曰。平常心卽是實心。自在心。所以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

人心本有內典

或有問因果輪迴等說。於經教外。猶別有本乎。答曰。印之事事。所謂吾心先有一部教典是也。何以明之。有一生作僞。而得優游首丘。有素稱善人。而反終身桎梏。則未讀內典。已早知有前因之說也。有昨日團圓聚首。變生倉卒。忽已俱罹凶鋒。有今夕酒筵歡會。別未旋踵。忽已遽登鬼籙。則未讀內典。早知無常迅速之說也。有苦攻一生。文稱美善。不獲一遇。有髫年之士。稍加涉獵。已列高魁。則未讀內典。已早知夙根之說也。曩日之川流。今或阡陌。昔年之林麓。今已漭滄。則未讀內典。已早知山河大地。皆幻妄之說也。有聰慧不迷者。談夙世事。鑿鑿可憑。有奄奄長逝者。經數日久。猶

能醒說冥中事。則未讀內典。已早知定業之說也。狐之變男變女。惟意所向。鬼之攝錢攝鈔。任意所之。則未讀內典。已早知惟心之說也。富貴豪華。一霎時門羅鳥雀。英雄豪傑。不轉盼墓已松楸。則未讀內典。已早知夢幻泡影之說也。疾病慘痛之牽纏。飢寒貧困之懊惱。官司口舌之逼迫。生離死別之熬煎。則未讀內典。已早知娑婆苦惱之說也。蠕動之蟲。近於肌膚。則不勝憎惡。而烏知腹內有無限蛔虻。不潔之物。置之座右。則遠之若浼。而不知身內藏若干糞穢。則未讀內典。已早知臭皮囊之說也。觀卑窪黴濕之處。不覺有潔想。忽懸天外。厭蚊蟲蠅蠹之擾。不覺有淨思。欲脫世間。則未讀內典。已早知有安樂國土之說也。豆萁已成灰。用之去垢。猶能顯其作用。枯骨已爲殖。藏之吉地。猶能蔭及子孫。則未讀內典。已早知有形滅性存之說也。潛不能爲飛也。而子又出水爲蚊。天無心於淵也。而雀入水爲蚌。則未讀內典。已早知有人羊互生之說也。人羊互生 出楞嚴良馬之德性。依稀君子。猿猱之氣體。彷彿生人。則未讀內典。已早知有升墮之說也。學本于庸常平實。而推其至極。則必曰無聲無臭。道存

於目前現在。而要其功用。則必曰不覩不聞。則未讀內典。已早知有空寂之說也。叫街行乞者。得一文如登天。戴進賢冠者。數行手札。已白鏹盈筥。機謀百出者。多方經營。或不飽一粒。愚癡頑鈍者。一籌莫展。已坐享萬鍾。則未讀內典。已早知有宏福薄福之說也。彼釋教之重言累言。於性分中。未嘗增益分毫。危言悚言。於實際內。未嘗支離絲忽。殊覺有此世界。自不能無此梵言。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何反因其言疑之。隋書云。李士謙善談立理。嘗有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輪迴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隋書

惡道不可墮

地獄陰刑。與世間陽罰。委實不同。獄名無閒。言痛苦無一刻之閒。銅丸鐵汁。爲家常茶飯。寒冰裂骨。作萬載安居。苦中增苦。疼上添疼。以劫計不以年計。死而復活。活而

復死。以刻計不以日計。釋尊言此亦悲淒愁慘。何世人膽大如斗。敢輕蔑視。理學周海門云。三塗果是惡道。周語三塗。刀塗。火塗。血塗也。蓮池大師云。王難者。色身之報。地獄則慧命俱沈。若謂三木纏身。鞭笞交下。此王難中極微細伎倆。何足云云。或曰。釋尊諄諄侈言者何故。曰。墮落之衆生。嗟不偶也。爲將墮落之衆生。防失足也。曰。何罪至是。曰。身三口四意三。何謂身三。殺盜淫。何謂口四。妄言綺語惡口兩舌。何謂意三。貪瞋癡。總謂之十惡。舊云。行十善者。定生天堂。行十惡者。定墮地獄。曰。果如是乎。曰。此世尊金口所宣也。曰。貪瞋癡三者之報。可解免乎。曰。懺其已往。戒其將來。無不可轉而爲善。故戒爲度苦海之浮囊。破惡陣之鐵鎧。有五戒十戒具戒菩薩戒等戒。至菩薩戒爲大。有六重廿四輕。十重四十八輕。各各不同。惜儒者多不解此。然儒中亦有講者。不能抹殺。姑舉一二宰官。大司成陶望齡大戒。侍讀吳應賓大戒。詞林黃輝大戒。林增志大戒。殿元劉同升。劉若宰大戒。吏部虞淳熙大戒。諫垣包鴻逵大戒。中丞余大成大戒。儀部曾鳳儀大戒。副憲丁鳴登大戒。陳丹衷大戒。大尹陳丞輝大戒。

馮士任大戒。大司馬申用懋大戒。侍郎張有譽大戒。尚書白貽清大戒。五戒甚夥。如王志堅。胡汝淳。蕭丁泰。尹嘉賓。錢肅樂。袁儼。費尙尹等。指不勝屈。卽魏國公亦受戒於博山師焉。楚藩王亦受戒於三昧師焉。明太祖高皇帝既登極後亦受戒於慧日師焉。昔儀部屠隆與虞淳熙至契。談及大戒。屠曰。我今便受何如。虞曰。不可。有大威儀在。由此言之。戒爲至寶。受爲大法。不可以輕心慢心。成草草也。欲離苦孽者。其尙知留意乎。

知行

世儒每以知行合一爲妙。殊不知曾子述夫子之意。則曰。尊其所知。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由是而觀。先知而後行明矣。不知而行者。又烏足道。然知有解悟之知。有修行之知。有證極之知。故無解悟之知。則修行之知無本矣。無修行之知。則證極之知無導矣。又證極之知。爲解悟修行之知之所歸宿也。問知行合一之旨。可得聞乎。曰。行時非知時。證時非行時。到此地位。不可以智知。所知不能及。知既不能及。

行亦不能及。知行路窮。不惟神仙失其靜篤。管取羅漢道其空醉矣。若然者。畢竟如何。卽是回看雲樹杪。不覺月沈西。

懺悔

嘗聞謗佛者曰。多生造罪。不啻邱山。一懺何能湔雪殆盡。不知懺之力不可名言。佛之力不可思議。世情喜自怨自艾。王法用三宥三推。蓋懺從心出。一誠獨詣。五內爲崩。揭地掀天。排山倒海。故一夫洒淚。暑月飛霜。匹婦號冤。長城傾隕。因知積雪千山。杲日能爲消滅。堅冰萬里。一霧卽爲泮溶。況益以佛力之加持乎。疏通者廷尉。護庇者王家。其不當下消溶者。無有是理。或云。聞佛不能代衆生消定業。度無緣。何又云。仗佛力可以懺盡。曰。自己知懺。卽是不迷之佛。佛與我未有不水乳和者。能知仗佛。卽是不著之我。我與佛未有不針芥投者。卽此有緣可度。卽此定業可消。故初機人必皈依佛。其必不皈依者。佛始憂之。憂其在人。不仰仗佛力。憂其在己。不能代衆生消定業也。或又云。佛何故只要人求己。曰。佛者。佛佛相仍之佛。非己也。使佛見己爲

佛則文殊爲七佛師。何爲甘作釋迦之弟子以闡化。是佛空我相也。人者佛佛各具之佛。卽吾身之己也。使人非佛。何以釋迦成道。見一切衆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是衆生無衆生相也。或又云。臨終一懺。罪業消盡。有此可恃。但當終身恣肆可矣。若然。可開天下播虛之門。曰否。無心而陷罪者。罪可懺。恃懺而肆惡者。惡不可懺。此亦見內典。

懺有二種。有事懺。有理懺。事懺者。五體翹勤。理懺者。端坐念實相。何謂五體翹勤。達觀大師曰。卽拜懺一節。若任情識支吾。不若不拜。拜卽拌窮性命。剋心剖膽。哀號佛前。何謂念實相。白樂天云。無始劫來。所造諸惡。若輕若重。若大若小。我求其相。中間內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懺以理爲正。以事爲助。雖念念與實相相應。而三業翹勤。亦不相礙。何以故。初機行人。未能卒與實相相應。須借外緣輔翼。法華經所謂我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是也。

人言回向

人有回向之心。不可不講回向之法。須要向天地鬼神諸佛菩薩。剖祝得明白。如求富。卽曰某求富。願行善若干。或三年而善完。或五年而善完。則所求亦若操左券。且所求之願。亦不俟善之行完。而報已先至。以發念真至。積德勇猛。則天地鬼神已早洞矚。此了凡先生立命篇詳載也。或者曰。從來只有回向生西方者。未聞回向求富貴功名子息壽考者。然果能如法試之。效亦踰常。大藏中有起信論。乃西天第十二祖馬鳴菩薩所著云。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回向。願求生極樂世界。卽得往生。又天親菩薩依無量壽經造論一卷。爲淨土修法。在大藏顛字函內。第五回向門。有云。所有功德善根。以方便回向。攝取衆生。共同生彼安樂佛國。王龍舒淨土文云。但隨所作世出世間一切善事。不拘大小多寡。或止以一錢與人。或止以一水止渴。至於毫芒之善。并須起念云。願此善緣。回向西方。衆善相資。必得往生也。一元禪師云。或一稱名。或一舉手。一禮一讚。或一瞻仰。乃至十念。或發一行一施。一戒。一忍。禪定智慧。一切善根。回向極樂。願力持故。雖有疾遲。皆得往生。如經所

說見歸元直指。大智律師云。凡布施持戒禪誦苦行等一切福業。若無正信回向發願。非往生因。見淨土指歸。蓮池大師云。回向菩提者。凡所修爲。皆願往生。是名回向。見彌陀疏鈔。歸元直指又云。凡有修福念佛禮懺誦經。乃至毫芒之善。悉皆回向西方。有所歸趨。臨終定生淨土。舊云。回因向果。回小向大。回自向他。凡此皆言回向之妙。世之求富貴功名子息壽考者。既行善矣。不挈所行之善。以歸注一處。恐散漫無歸。後日必增他福。失佛引人入勝之本旨矣。

看話頭

釋迦牟尼文佛。主持世教。無看話頭法門。只教人在般若上留心。般若智慧也。嗣後傳教者。將此事作道理知解理會。漸成義學。及初祖入中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從前義學。盡與刊下。傳至六祖。以後學者。或至失其源流。復成義學。宗師復立持話頭公案。頓在八識田中。如嚼鐵餒。無義路可尋討。無知解可湊泊。使之認取本來面目。圓滿本覺真心。因病施藥。未嘗有實法與人。唯在善學者自悟耳。山陰王

龍谿乃陽明後第一理學也。平湖陸五臺深心佛乘。銳意禪宗。王主致知。歸重在儒。陸主看話頭。歸重在佛。不知只要同出生死海。管他是儒是佛。一不了生死。儒家也要吃累。釋家也要吃累。一了生死。釋家有無窮享用。儒家也有無窮享用。同此眼耳鼻舌之人。其愛此性命則均也。

持呪

或問大準提七俱胝真言。今天下尤多從事持之。有效否。答啄木欲得木中蟲。則畫符以出之。吾不敢謂天下法符爲無靈。螺贏負螟蛉以爲子。則呼類我以祝之。吾不敢謂天下密呪爲無驗。乃畫符者閉氣凝神。始一落筆。謂之混沌開基。持呪者用志不分。一心凝定。謂之觀門攝想。言專也。一也。專一之力最大。如太陽不能燃物。一攝其光於凹面圓鏡之中。令日光縮小如豆。則能燃物。卽淮南子所謂陽燧取火是也。目睛不能見十里外。一攝其精於數銅管之內。令目光專注不移。則遠無不見。明之利嗎竇所製千里鏡是也。專一之妙如此。沈自邠曰。精能貫日。晷度潛移。志在掘山。

鬼神知畏。屠赤水曰。犀望月而角紋。豹隱霧而毛斑。猿凝神而升天。女久思而化石。晉宗少文曰。魯陽返日。耿恭流泉。宋均虎渡河而蝗避境。皆由心力橫絕。能使非道立通。漢班孟堅曰。精靈通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由基流睇而猿號兮。李廣射虎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無實其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止班語

呪者。諸佛之祕藏也。威神極大。呼吸極靈。持無不效。其不效者。匪呪之故。緣心不堅且篤。故以鹵莽報。試驗之放焰口者。焰口純以真言爲主。真言純以瑜伽爲主。真言能召諸鬼神。真言能使一粒變多多粒。謂之瑜伽教。瑜伽者。身口意俱攝也。前明大學士宋景濂。有贊高皇薦幽施食十章。其一曰。法筵施食。厥名爲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宋語凡一切諸真言。持豈有不效哉。請觀於焰口而益信矣。

持呪所以攝心。何必言希求。希求卽是妄念。予曰。不然。攝心乃可以持呪。希求亦無礙。若謂持呪可以攝心。則小覷乎呪矣。諸佛之祕密曰。呪具大威神。豈僅僅攝

心之助。所謂不言希求。豈不清超元著。獨得無上妙諦。不知正不必諱言求也。彼何人斯。漫言無欲。聲色貨利。無不喪命以徇。至此忽憑胸臆。揭出清超二字。然歟否歟。且經中有云。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求西方得西方。隨有所求。必獲如意。正是大慈氏憐憫衆生。濟度諸有情之意。何故又生抹殺。在衆生業重緣慳者。何因得功名富貴。以暢本懷。則倒提逆挽。不得不借呪力。若以諸希求爲妄。將求生淨土亦妄耶。十六觀想亦妄耶。諸佛之意。正欲人舍他求。覓淨土。乃爲求得其求。不然。衆生何術能超越泥塗。今與以超越之術。而又以超越等語躍而過之。眞末如之何也已矣。

念佛

出離生死輪迴。只有參禪念佛兩門。參禪者。參自心之禪也。掀翻無始夙垢。豁開原初寶鏡。不過以純白還純白。以明德還明德耳。奈羣生惘惘。不知此第一義諦。是以又爲下根人。巧設方便。令念佛往生淨土。心口略用功夫。便登不退轉地。不退轉者。

永不淪墮也。不但淪墮。且享無窮快樂。苟能一心執持名號。卽帶業凡夫。皆得攝受。謂專屬接下根人乎。不知實是上中下三根普被。以文殊普賢諸大菩薩。皆欲生此故也。以馬鳴龍樹。宗門諸大菩薩。皆欲生此故也。蓮分九品。罪脫三塗。究其根要。不過口中喃喃六字。豈不至易至簡。雖修其餘觀門。行門種種諸方便。皆有還元之路。然終不若淨土一門。奇而且捷。緣有上聖爲之垂手接引。故羣生登彼岸極易。如是之法。豈非妙法。猶存疑歎。眞末如之何也矣。

淨土論說。汗牛充棟。謹錄香光子說一篇。以代時師箴砭。香光子者。太史袁伯修宗道也。因其弟中郎宏道。著西方合論。遂爲之序云。香光子避囂山刹。修淨業。有一禪人。闢視高步。過舍而談。見案上有石頭居士新撰西方合論。閱未終篇。抗聲言曰。若論此法門。原用接引中下之根。何者。中下根人。智慧輕微。業力深重。以憶念佛。獲生淨土。如頑石附舟。可以到岸。誠宜念佛。至於吾輩。洞了本源。此心卽是佛。更於何處覓佛。此心卽淨土。更於何處覓淨土。於實際理中。覓生佛去來生。

死三世之相。無一毛頭可得。纔說成佛。已成剩語。何得更分淨分穢。捨此生彼之事。若於此處悟得。是自在閒人。卽淫怒癡。皆是阿彌平等道場。如如不動。何乃舍卻己佛。拜彼金銅。且謂悟與未悟。皆宜修習。無事生事。吾所不曉。香光子聞而太息曰。若汝所言。止圖口角圓滑。不知一舉足將墮火坑也。生死無常。轉盼卽至。如何熟記宗門現成相似之語。以爲究竟。都云我已成佛。不必念佛。若約理而言。世間一蟲一蚤。皆具有如來清淨覺體。無二無別。乃至諸佛成等正覺。證大涅槃。本體未嘗增得一分。衆生墮三塗。趨生死海。本體未嘗減卻一分。如如之體。常自不動。生死涅槃。等是妄見。亦無如來。亦無衆生。於此證入。亦無能證之人。亦無所證之法。泯絕心量。超越情有。大地無寸土。佛之一字。向何處安置。至於進修法門。於無修證中修證。於無等級中等級。千差萬別。雖位至等覺。尙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從上祖師呵佛斥教。一切皆遮者。止因人心執滯教相。隨語生解。不悟言外之本體。漫執語中之方便。一向說心說性。說空說幻。說頓說漸。說因說果。千經

萬論不通曉。及問渠本命元辰。便將經論現成語言抵對。除卻現成語言。依舊茫然無措。所謂數他家寶。已無分文。其或有真實修行之人。不見佛性。辛苦行持。如盲無導。止獲人天之果。不生如來之家。於是諸祖知其流弊。遂用毒手。剗其語言。塞其解路。拶其情識。令其苦密參究。逆生滅流。生滅情盡。取捨念空。始識得親生父母。歷劫寶藏。卻來看經看教。一一如道家中事。然後如說進修。以佛知見。淨治餘習。拜空花之如來。修水月之梵行。登陽燄之階級。度谷響之衆生。不取寂證。是謂佛種。正如果日當空。行大王路。不同長夜趨走。攀荆墮棘。豈謂一悟之後。卽同極果。如供奉問岑大蟲。果上涅槃。天下善知識證否。岑曰。未證。奉曰。何以未證。岑曰。功未齊於諸聖。奉曰。若爾。何得名爲大善知識。岑曰。明心見性。亦得名爲善知識也。宏辨禪師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滄山曰。初心從緣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趨向。若論諸祖師爲人。

之處。壁立萬仞。大火聚中。觸之卽爛。刀鎗林裏。動著便創。未曾開口。已隔千里。萬里。至機緣之外。平實商量。未嘗盡絕階級。盡遮修行。傳燈錄中。分明詳悉。大慧中。峯言教。尤爲緊切。血誠勸勉。惟恐空解著人。墮落魔事。何嘗言一悟之後。不假修行。頓成兩足之尊。盡滿涅槃之果。後世不識教意。不達祖機。乃取喝佛罵祖。破膽險句。以爲行持。昔之人爲經論所障。猶是雜食米麥。不能運化。後之人飽記禪宗語句。排因撥果。越分過頭。是日取大黃巴豆。以爲茶飯也。自誤誤人。弊豈有極。是以纔入此門。便輕十方如來。莫不自云。無佛可成。無行可修。見人念佛。則曰自性是佛。見人修淨土。則曰卽心是淨土。言參禪。則尊之九天之上。言念佛。則蹂之九地之下。全不思參禪念佛。總之爲了生死。同是出苦海之橋梁。越界有之寶筏。事同一家。何勝何劣。參門之中。所悟亦有淺深。念佛之衆。所修亦有高下。如何執定參者卽是上根。念者便爲中下。自達摩西來。立此宗門。已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今傳燈錄中。如麻如粟。同云入悟。其實迴別。至如

般若緣深。靈根夙植。迦陵破卵。香象截流。或見根宗於片言。或顯威用於一喝。一聞千悟。獲大總持。或有懷出世之心。具丈夫之志。舍彼塵情。究此大事。不怙小解。惟求實知。臥薪嘗膽。飲冰吞檠。如此三十年四十年後。或遇明師。痛與針劄。偷心死盡。心華始開。此後又須潛行密修。銷鎔餘習。法見尙捨。何況非法。若趙州除粥飯。是雜用心。湧泉四十年尙有走作。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兢兢業業。如護頭目。直至烟消灰滅。自然一念不生。業不能繫。生死之際。隨意自在。詰其所證。恐亦未能超於上品上生之上。何以明之。龍樹菩薩宗門之鼻祖也。得大智慧。具大辨才。住持佛法。故世尊數百年前。於楞伽會上。遙爲授記。然亦不過曰。證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而已。觀經中上品上生。於彼間一刹那頃。亦證初地。今宗門諸大祖師。縱使見離蓋纏。語出窠臼。豈能卽過龍樹。龍樹已悟無生無相之義。已具不墮階級之見。而生於安養。與上品上生所證之果正等。則禪門諸人所證。豈能獨過。良以上品上生。解第一義。還同禪門之悟。深信因果。還同禪門之修。止是念佛往生。

別耳。然吾以爲禪門悟修之士。既不能取無餘涅槃。同於如來。又不肯取有餘涅槃。同於二乘。必入普賢行願之海。若不捨一身。受一身。濟度衆生。則當從一刹至一刹。供養諸佛。既見諸佛。還同往生。究竟與上品上生。止在雁行伯仲之間。何以高視祖師。輕言淨侶。其或悟門已入。休歇太早。智不入微。道難勝習。一念不盡。卽是生死之根。業風所牽。復入胎胞。如五祖戒復爲東坡。青草堂再作魯公。隔陰之後。隨緣流轉。道有消而無長。業有加而無減。縱般若緣深。不落三塗。而出房入房。亦太辛苦。還視中下往生之衆。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况後世宗風日衰。人之根器亦日以劣。發心既多不真。功夫又不純一。偶於佛祖機鋒。知識語言。或悟得本來成佛處。當下卽是處。意識行不到。語言說不及處。一切不可得。卽此不可得。亦不可得處。將古人語句和會。無不相似。既得此相似之解。卽云馳求已歇。我是無事道人。識得煩惱如幻。則恣情以肆煩惱。識得修行本空。輒任意以壞修行。謂檀本空也。反舍檀而取慳。謂忍本空也。反聽隨而置忍。言戒。則曰本無持犯。何必

重持輕犯。言禪則曰本無定亂。何必舍亂取定。聽情順意。踏有談空。既云法尚應捨。何爲復取非法。既云真亦不求。胡爲舍之求妄。既云修觀習定。皆屬有爲之迹。何獨貪名求利。偏合無爲之道。愛憎毀譽之火。纔觸之而卽高。生老病死之風。微吹之而已動。爭人爭我。說是說非。甚至以火性爲氣魄。以我慢爲承當。以譎詐爲機用。以誑語爲方便。以放恣爲游戲。以穢言爲解粘。讚歎破律無行之人。侮弄繩趨尺步之士。偏顯理路。故窮玄極妙。莫之蹤迹。盡劃行門。故縱意任心。無復規矩。口言往生。是小乘法。令人修習。已乃宴然。或至經年不拜一佛。經年不禮一懺。經年不轉一經。反看世間不必看之書。行道人不宜行之事。使後生小子。專逞聰明。惟尋見解。纔有所知。卽爲一超直入。更復何事。輕狂傲慢。貢高恣睢。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父既報仇。子遂行劫。寫烏成馬。展轉差謬。不念世間情欲無涯。隄之尙溢。如何日以圓滑之語。大破因果之門。決其防藩。導以必流。自悞悞人。安免淪墜。若不爲魔所攝。定當永墮三塗。刀山劍樹。報其前因。披毛戴角。酬還宿債。莫云我是

悟達之人。業不能繫。夫謂業不能繫。非謂有而不有。正以無而自無。生既隨境。卽動。死安得不隨業受生。眼前一念瞋相。卽是怪蟒之形。眼前一念貪相。卽是餓鬼之種。無形之因。念甚小。有形之果報。甚大。一念之微。識田持之。歷千萬劫。終不遺失。如一比丘。以智慧故。身有光明。以妄語故。口流蛆蟲。一言之微。得此惡果。雖有智慧。終不能消。况今無明煩惱。熾然不斷。欲以相似見解。消其惡業。冀出三塗。無有是處。向使此等不得少以爲足。常如說以修行。終不自言我已悟了。卽心是佛。豈可復同中下念佛求生。了達生本無生。不妨熾然求生。卽心是土。蓮邦不屬心外。不釋禮拜。不捨念誦。智力行力。雙轂並進。方當踞上品之蓮臺。坐空中之寶閣。朝飯香積。夕游滿月。回視胎生之品。多下寶地。不聞法語。不見法身。象馬難羣。雞鳳非類。何況人天小果。甕中蚊虻者哉。而乃空腹高心。著空破有。卒以偏執之妄解。攫非常之果報。不與彌陀作子。卻爲閻羅之囚。不與淨衆爲朋。卻與阿旁爲伍。棄寶林而行劍樹。舍梵音而聽叫號。究其所受。尙不能與世間無知無見之人。行

少善事。作少功德。生於人天者等。毫髮有差。天地懸隔。可不哀歎。然則宗門中人。上之未必能超於上品上生。而下之已墮三塗。故知此道險難。未易行游。成則爲佛。敗則爲魔。王虜分於彈指。卿烹別於絲毫。苦樂之分。宜早擇矣。况今代悟門一脈。不絕如綫。禪門之中。寂寥無人。止有二三在家居士。路途端直。可以流通此法。然既爲居士。不同沙門。釋子。猶有戒律縛身。方置身大火之中。浸心煩惱之海。雖於營幹世事內。依稀得一入門。而道力甚淺。業力甚深。卽極粗莫如淫殺之業。猶不能折身不行。何況其細。生死之間。安能脫然。徒見豪奢如于頔。奸惡如呂惠卿。夏竦。躁進如張天覺。風流豔冶如白樂天。蘇子瞻等。皆列傳燈。摩肩列祖。便謂一切無礙。別有源流。不知彼等諸人。雖具正見。若謂從此不受分段。業不能牽。吾未敢許。方當長夜受報。未有了期。故知念佛一門。於居士尤宜喫緊。業力雖重。仰借佛力。免於沈淪。如負債人。藏於王宮。不得抵償。既生佛土。生平所悟所解。皆不唐捐。生死催人。出息難保。早尋歸路。免致忙亂。縱使志在參禪。不妨兼以念佛。世間

作官作家。猶云不礙。况早晚禮拜念誦乎。且借念佛之警切。可以提醒參禪之心。借參門之洞徹。可以堅固淨土之信。適兩相資。最爲穩實。如此不信。真同下愚。石頭居士。少志參禪。根性猛利。十年之內。洞有所入。機鋒迅利。語言圓轉。尋常與人論及此事。下筆千言。不踏祖師語句。直從胸臆流出。活虎生龍。無一死語。遂亦自謂了悟。無所事事。雖世情減少。不入塵勞。然嘲風弄月。登山玩水。流連文酒之場。沈酣騷雅之業。懶慢疎狂。未免縱意。如前之病。未能全脫。所幸生死心切。不長陷溺。痛念見境生心。觸途成滯。浮解實情。未能相勝。悟不修行。必墮魔境。佛魔之分。只在頃刻。始約其偏空之見。涉入普賢之海。又思行門端的。莫如念佛。而權引中下之疑。未之盡破。及後博觀經論。始知此門。原攝一乘。悟與未悟。皆宜修習。於是採金口之所宣揚。菩薩之所闡明。諸大善知識之所發揮。附以己意。千波競起。萬派橫流。詰其匯歸。皆同一源。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爲宗。以悟爲導。以十二時中持佛名號。一心不亂。念念相續爲行持。以六度萬行爲助因。以深信因果爲入門。

此論甫成。而同參發心持戒念佛者。遂得五人。共欲流通。以解宗教之惑。香光識劣根微。久爲空見所醉。縱情肆志。有若狂象。去年沈湎之夜。親游鬲子地獄。烈火洞然。見所熟談空破戒亡僧。形容尪羸。跛足而過。哭聲震地。殆不忍聞。及寤。身毛爲豎。遂亦發心皈依淨土。後讀此論。宿疑冰釋。所以今日不憚苦口。病夫知醫。浪子憐客。汝宜盡剗舊日知見。虛心誦習。自當有入。生死事大。莫久遲疑。於是禪人悲淚交集。自云。若不遇子。幾以空見賺過一生。子生我矣。懇求案集。作禮而去。蓮池大師著華嚴摸象記曰。華藏所說十方法界。如是廣大不可思議。圓頓法門。如是廣大不可思議。普賢菩薩。爲華嚴長子。如是廣大不可思議。所發十願。如是廣大不可思議。而要其歸宿。乃曰。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卽得往生安樂刹。夫不曰見遮那。不曰生華藏。而所願在見彌陀。生安樂。果何爲而然哉。又繼之以願於勝蓮華生。又繼之以願於佛前授記。又繼之以普願沈溺衆生。悉得往生彼刹。噫。誦是經可以深長思矣。

戒殺放生

蓮池大師曰。世上人人愛命。物物貪生。何得殺彼形軀。充己口食。或利刃剖腹。或尖刀刺心。或剝皮刮鱗。或斷喉劈股。或滾湯活煮。鱔鼈。或鹽酒生醃。蟹蝦。可憐大痛無伸。極苦難忍。造此彌天惡業。結成萬世深讎。一日身亡。卽墮地獄。鑊湯鑪炭。劍樹刀山。受罪畢時。仍作畜類。怨怨對報。命命填還。還畢爲人多病多夭。或死蛇虎。或死刀兵。或死官刑。或死毒藥。皆殺生所感也。我今哀告世人。不敢逼汝吃齋。且先勸汝戒殺。戒殺之家。善神守護。災橫消除。壽算延長。子孫賢孝。吉祥種種。難以具陳。

宋大儒王日休淨土文云。放生一節。儒教聖人所不廢。佛教不過詳言之。夫妄語。乃釋迦大戒。豈教人誠實。乃反自妄語以欺人乎。必不然矣。世間中人以上。猶不肯無端妄語。以喪其行止。况佛乎。其言可信。無足疑者。故先儒云。佛言不信。何言可信。昔有以忠臣爲奸黨者。刻之於石。天雷擊碎。今以金寶綵色。窮極莊嚴妙麗。以貯佛言。供以香花。普天誦拜。使所言之妄。則又甚於奸黨之碑。何爲歷千百歲。而天雷不擊。

之哉。以其言之誠也。誠而不信。將何俟哉。又戒殺文云。殺生爲五戒之首。亦爲十戒之首。亦爲二百五十戒之首。是不殺則爲大善。殺則爲大惡。故曰。凡欲殺生者。但將自己看。自身不可殺。物命無兩般。所以不殺得長壽報。殺得短命報。蓋謂己欲其命長。物亦欲其命長。乃殺物命而欲己之命長。烏有是理。故不可不戒也。凡殺生以恣口腹。則口腹之慾何厭。放箸之後。滋味已空。而殺業具在。若殺生以待賓客。則以平日不殺人。亦無可言者。况其罪已自當之。經云。來而獨自來。去而獨自去。輪迴獨自行。果報獨自受。觀此。則知殺生之業。客不能代也。若以祭祖先。則祖先未必享受。而反增其罪業矣。故皆不宜也。

正信錄卷下

民國二十年歲次辛未六月初版印一萬冊功德芳名謹錄於後

真達和尚三千冊

郭涵齋居士二千冊

林璧子淑儀居士共一千冊

徐積餘居士二百冊

劉廉生居士 梁鼎甫居士

問心居士各助洋十元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展轉流通者同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一切出資者

展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